

第六二〇册

理學彙編

學行典

識鑒部

恭謹部

忠信部

幼慧部

君子小人物

游說部

游俠部

勇力部

盛德部

畸行部

(卷)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五—二五

二五—二五

二五—二五

二五—二五

二五—二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八十八卷目錄

識鑒部紀事二

識鑒部雜錄

學行典第二百八十八卷

識鑒部紀事二

宋史劉濤傳濤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

李穀傳穀在周歷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建隆元年卒李昉嘗爲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助後至宰相司空周顯德中尾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也

東軒筆錄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歲餘彈指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

澠水燕談錄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問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榜狀元謂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宋史趙昌言傳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聞見前錄李文定公道爲學子時從種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贊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

東軒筆記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沉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該聞錄龍圖閣待制唐公肅文行淵雅蒞政有清識

之譽先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各顯著居水樞街與濟陽宅相對一日朝廷召金陵召濟陽人議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避之暇往謁唐公諮其由唐曰謂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之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其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暇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實天與之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可以總家庶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爲贊求文鑒大師者爲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褸與文候之老僧先爲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名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一以語獎借必凌忽自惰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爲縑緗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宋史畢士安傳士安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眞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驚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

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知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

龍川別志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爽不出使人以唐路隨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謂爽能知人然其各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談苑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減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數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裔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習中鸞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先識也文靖沉謚也

宋史呂蒙正傳蒙正授太子太師表請歸洛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賜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就可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

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演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石林燕語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名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况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聞見近錄梅侍讀詞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

故耳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去快快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判通州梅語人曰何處得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他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謂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邊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嗚呼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歸田錄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宋史劉溫叟傳溫叟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元器楊徽之趙鼎後皆爲名士范杲幼時嘗以文贊溫叟大加稱獎以女妻之

郭遠傳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實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遠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微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

中嘆曰君真知兵

馬亮傳亮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忠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况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爲知人

東坡志林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巖爲二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巖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二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蓋自今學兵講邊事巖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巖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巖之孫爲子由堦故知之

名臣言行錄晏殊判南京范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婿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卓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爲婿後改名即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

石林燕語范文正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爲帥府辟置多謫籍未

率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憚公廢法建請難於盡從因戲之爲龍騎指揮使云

澠水燕談錄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懼快徂徠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禹又曰琦以魁礪登視店揆可屬大事重厚如此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開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嘆石之知人也

夢溪筆談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旦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大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磨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未有其比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

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會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宋史張方平傳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見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者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聞見前錄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

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嗚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亟往呂文靖爲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者數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精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盞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盞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可惜也公悵然曰王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盞也嗚呼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此

聞見後錄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庶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通英閣將趨經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也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同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幸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

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怨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可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也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浸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詔諛躁進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徵忤其意則遣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嗚呼行辟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爲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臻此

洎宅編溫公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游乎洵退於是作辯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

過庭錄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彥國愛其才皆力薦

於朝王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守陳安道由陳見富公尊俎間談疾介甫不已安道略不答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富公默然無語

名臣言行錄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

樂城遺言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慚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名臣言行錄富鄭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聞見前錄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菓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却掃編蘇子容丞相始爲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爲道其生平出處本末甚詳日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既罷政出知兗州未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爲太師而薨享年八十其

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早晚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揚州未幾請老復名爲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爲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唐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蓋以謂閱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昇爲屬官皆相善張金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單籍其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作

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子時宜其有後也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第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名宗丞未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忠宣獨以爲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爲表出之

過庭錄李充子美洛人家業實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

從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肯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揮塵後錄蔡文饒薨帥維揚郡庠有士于李者不拘細行以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歸文饒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云此薨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與薨相埒後皆如其言李郎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宋史張浚傳浚與趙鼎其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

名臣言行錄秦檜爲相制下朝士皆相慶憂敦復退而有憂色或謂公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玘聞之皆以公言爲過其後乃服

程史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覬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以陷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燹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己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於朝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

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郭倅隆興初元三月
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
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耄耒耜間左揆陳
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成是之次相史文惠
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
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雖然謂逆
詐文惠願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
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
古素謂廟議成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
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
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
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
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
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慄不復能執幾堅地
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遺既踰月張忠獻奏改
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
其僕賂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
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
有伍員祠瞰闔閭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
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
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
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
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
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眞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
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
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於前錄吳畏

齊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
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宋史汪立信傳立信以端明殿學士兼江淮招討使
建康兵潰扼吭而卒初立信之未仕也家貧甚會歲
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
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
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
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
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
轉運年登第後其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
能知人云
元史王惲傳惲以左司郎中召時左丞盧世榮以聚
斂進用屢趨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剝衆
利己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況况可近乎既而果
敗衆服其識
虞集傳光人龔伯璣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
御史中丞伯璣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
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
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
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
歸賜傳賜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
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賜學無師傳而精敏過
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鉅奸擊強人
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遺奏差至顧恃勢爲不
法賜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顧指氣使輒奔
走之賜獨不爲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至上至元五
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

中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剋烈廉訪使完者不花
總管撒里麻呂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投輔爲
左丞使賜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
叵測所爲賜無懼色已而賊敗汗賊者皆獲罪賜獨
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微不起賊呼炳司
卯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人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
光賜自此名譽赫赫然
明外史劉基傳基爲太史令帝適以事責丞相李善
長基言善長舊勳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
吾將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
木爲之且立覆帝意解他日欲相楊憲基與憲素善
以爲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問汪廣洋
若何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問胡惟庸若何曰譬之駕
懼其債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
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
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已癸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
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口曰皇帝近
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
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於此
矣卽以家貲付託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泛
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萬復令
終其亦達而知幾者與
古穰雜錄楊文定傳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
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
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識鑒部雜錄

申鑒雜言篇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

東坡志林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紀夫人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餓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末叔嘗言孟郊詩糞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齊東野語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

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會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異人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謂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襄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資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東陽關以尚需大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于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夫人因招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于堂易閣入闕俟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熱之次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飲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劉知滁州填見闕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鄭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踟躕不自安旁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清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疑曰汝讀書可喜

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開闢終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並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無用閒談路巖自崔鉉幕府不十年至宰相入翰林時鉉謂人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鄭顥功名太早其父祇德寄聲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欲營入相是吾必死之日也最與顥果不善終今人見識若鉉與祇德者鮮矣

捫蝨新語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是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泰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世之不見日者尚多也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野客叢談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日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炙炙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

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爲大率亦相似不疑爲青州刺史後爲京兆尹德亦爲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爲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傳事同有如此異者

劉氏雜誌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蠶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延禧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覩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靈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讀書鏡司馬光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願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指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

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大盡惡許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於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於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何取其爲明哉玉眞先生云大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譖人翻翻齋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眞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論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年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果大失望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微知已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八十九卷目錄

恭謹部總論

易經 乾卦

書經 虞書堯典 舜典 商書說命上 周書

詩經 大雅抑 商頌那

性理大全 卷

恭謹部藝文

演慎論

恭謹部紀事

盛德部總論

易經 坤卦

淮南子 傲真訓

盛德部藝文

崇厚論

孫叔敖逢蛇贊

盛德部紀事

盛德部雜錄

學行典第二百八十九卷

恭謹部總論

易經

乾卦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程 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

書經

虞書堯典

允恭克讓

恭 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

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

恭而能讓也 大 王氏充耘曰允恭克讓是堯之見

諸行事者異于人恭讓或可能也允克不可能也

舜典

溫恭允塞

恭 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 大 王氏曰休曰溫恭

繼以允塞若曰溫恭而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

豈聖人之溫恭

商書說命上

恭默思道

恭 高宗恭敬淵默以思治道

周書洪範

貌曰恭

恭 恭者敬也

無逸

微柔懿恭

恭 柔謂之微則非柔儒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

之恭 大 朱子曰柔者須微恭者須懿柔而不微則

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微者發

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詩經

大雅抑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大 慶源輔氏曰溫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便

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

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

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

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可以進學 西山真氏曰溫

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

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

商頌那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恭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性理大全

恭

程子曰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于中者也

恭發于外者也曰凡言發于外比似主于中者較大

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于外則發于外者豈不如主

于中者然主于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恭主容敬

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于外

敬主于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

為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

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

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

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

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日本領雖在

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于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

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

事上也敬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

先生言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

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

恭謹部藝文

演慎論

宋傅亮

亮初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敬是主事而言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 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鑒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微倖于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覺其故何哉流溺忘返而以身輕于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于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預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于涓涓合拱挫于纖葉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絃夫豈敬著而後謀還思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于胃心嚴牆絕于四體夫然故形神借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稽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于鐘呂肆言于禹湯禍機發于豪端逸翻鐵于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于甘醪謂八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轍商洛遐遯畏此駟

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艱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園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惴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于叩蹙泛衝波于呂梁傾側成于俄頃惟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恭謹部紀事

史記晏子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為人僕御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說苑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

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增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于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鶴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說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漢書石奮傳奮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爲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後漢書侯瑾傳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輒焚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張湛傳湛於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爲左馬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軼輅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寶融傳融遷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

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樊英傳陳實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實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晉書劉超傳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

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實物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庚哀傳哀諸父並貴盛唯父獨守貧約哀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哀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宋書謝弘微傳弘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贈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

南齊書陸慧曉傳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

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魏書韓麒麟傳麒麟歷冠軍將軍齊州刺史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座旁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

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易若與富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周書庫狄峙傳峙于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唐書皇甫無逸傳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常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

渾瑊傳瑊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恩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築驚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韓弘傳弘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鄆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二百八十九卷恭謹部

第六二〇冊 之〇六葉

古入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二百八十九卷恭謹部

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岑文本傳文本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苗晉卿傳晉卿為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賦不徒足雪甚後至韋安石傳安石子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吟

蕭德言傳德言字文行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名臣言行錄溫公初宦時年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

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恭敬耶元祐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待漏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

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宋史謝良佐傳良佐與游酢呂大防楊時在程門與

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

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額以謝之

金史高楨傳楨歷御史大夫性方嚴家居無聲技之奉雖盛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元史董文蔚傳文蔚事母至孝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于一揖必正容端體俛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

寓園雜記鄉先生尤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為都憲又奏曰臣無材遂擢為貴州叅議罷官歸吳有一千先生命之酒掃執簪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恭謹厚之風也

盛德部總論易經坤卦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大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无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无疆即乾之不息也不息故可久无疆故可大

淮南子

倣真訓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者邪

盛德部藝文崇厚論後漢朱穆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達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嚴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

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

廷故能振英聲于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兼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垂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烏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孫叔敖逢蛇贊

北周庾信

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理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盛德部紀事

新書春秋篇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論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後漢書袁安傳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蜀志蔣琬傳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晉書戴洋傳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好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

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

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韡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秀爲郢州刺史務存約已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于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王志傳志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轡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

隋書伊婁謙傳周武帝將伐齊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與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恆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

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北史張文詡傳文詡游太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

唐書段秀實傳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人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早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論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許圜師傳圜師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張嘉貞傳嘉貞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元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鄆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

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眾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于上賧賦賸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絲聞天下事遂得減死

唐國史補陸充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怒欲買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得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得也得

五代史馮道傳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藁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道道道不能却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

宋史曹彬傳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咎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

厚德錄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嘗密衛之泊事寧

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

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堂敞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清異錄滑州賈寧性仁恕賑饑救患者稚愛慕之以寧多髯遂皆以髯佛呼之

厚德錄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憂慮使之然爾故憫之

墨客揮犀錢君倚學士服除知江寧府常州有無賴男子來謁曰我乃先公故侶也先公嘗貸我二十萬幸見還君倚慨然變色起謝之延饌送保寧館留且將聚質償之常有父老數人聞之俱至責無賴子曰舍人方起復貧甚奈何以其親爲言欺取無券質之財父老俱曰君倚請却逐之君倚笑曰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爲請爲之子者何敢不償哉於是償之遣去無賴至常州人人聚罵遂自縊而死

厚德錄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于輕

稽內翰賴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

辟府時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抵法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名臣言行錄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胡宿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是其言至今行之

談圃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名臣言行錄王安石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安石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運米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安石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安石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厚德錄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二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澠水燕談錄於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常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

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汝貧甚夜負錢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韋居聽輿溫州平陽蕭寺丞震少從父帥蜀至郡有盛集蜀俗主帥蒞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每取焙烙鐵鎖其乳而出之乳凝箸上以爲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又乞增末字于其上

金史薛繼先傳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

元史陳顥傳顥爲集賢大學士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無有怨尤歐陽元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卽以眞選列爲之色喜元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眞可使鄙夫寬薄夫敦

耶律楚材傳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互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

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眞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輟耕錄徐文獻公琰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稗史李侗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從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鄉逼爾初豈害吾事也况葬已掩藏忍使之暴露邪鄉曲賢之

九朝野記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少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家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之

菽園襍記魏文靖公爲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裏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先進遺風魏文靖公驥讀書山中見一毒蛇方化鼃惡而避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貨僧錢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官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祗候於江許具饌致慙慙公嘉其誠款擇受數